

清 高

陆 文 夫

早春的清晨，巷子里的人一拉开大门便皱眉头。谁家缺德，竟在那十分洁净的巷子里撒下了一溜黄沙石子，还有那斑斑点点的水石灰。显然，准是哪家昨天晚上大兴土木，通宵作战。有位老太拉开嗓门儿叫街了“啥人家作贱，修鸡棚还是搭狗窝的……”

“嘘嘘……”有人拦阻了，“你没眼睛吗？汪家修房子哩！”

老太伸头一看，果然，那黄沙石子打汪家而起，出巷口而终。“啊呀呀，作孽作孽，打嘴打嘴，各家自己扫扫吧，反正也没有多少。”说着便回家拿扫帚。

过路的人见老太如此前倨后恭，也忍不住向那汪家的大门堂探探头，弄不清这里住着什么大人物，或是什么惹不起的刺儿头。

正当各家拿起扫帚扫街时，那大门堂里出了一位颇有点风度的青年。说他是青年实在有点不放心，因为他的双颊已失去了光泽，走路缺少青年人的弹跳力，而且面部有一种老道严谨的表情。这种表情并非是遇事逢人特意表露的，而是经历、秉性长期作用于面部神经所留下的痕迹。好在眼下人人都越活越年轻，即使把中年说成青年，当事者也不会有意见。

这位青年出门来看见有人在巷子里扫地忙不迭地打招呼“抱歉，抱歉，各位别扫了，这巷子是我们家弄脏的，让我来清理。”

没想到人们先是喊了一阵汪老师，然后劝他去休息，丁点儿小事用不着他费力。

听声也就明白了，这青年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也非什么惹不起，可惜他没有名片，要不然倒是用不着交代姓名的。不过，大凡印名片的人总有个头衔，他没有头衔，只有职业——小学教师汪百龄。不过，汪百龄在这条巷子里倒是用不着介绍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见了他都老远地叫一声汪老师，其恭敬之态度对他这般年岁的人似呼是不必要的，究其根由恐怕是因为他那谢世的父亲也当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，巷子里的中青年和孩子们都受过他们父子两代的教诲，天地君亲师，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概念。

汪百龄很受别人的尊重，同时也懂得尊重自己，他怎么也不听众人的劝说，回家拿出扫帚，和大家一起，把巷子扫得干干净净，同时向众人千谢万谢，百般道歉。

巷子里的人也都很高兴，觉得是帮着好人做了一回好事体。只有那老太发出一声叹息“哎，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讨不到老婆呐！”

老太发出叹息的时候，汪百龄已经坐在家中休息，没有听见，如果听见了的话，不免又会受点儿刺激。不过，同样的话他已经听够了，觉得类似的话题实在有点儿无聊。

世人何必喋喋不休地来谈论嫁娶，你看那全球的各大要事，重大新闻之中，有哪一件是关于讨老婆的？也许只有艾滋病有点搭界，那也是由于不讨老婆或乱搞一通引起的。可恶的是最最无聊的事情却最能缠人，近几年来，汪百龄自己，他妈妈，他大弟，小弟，一家四口都在为这件无聊的事情而费尽心机……

本来，汪百龄也没有感到讨老婆有什么无聊，也不那么超然，相反，那热切的希望与美妙的想象随时随地地都会出现，走在大街上看见漂亮的姑娘时便会转坏念头，觉得这个也不错，那个也可以。可是这些坏念头都被一块岩石压住了，那时候，他刚当小学教师，才二十三岁，父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去世，大弟刚进厂做工，小弟还在中学里，除掉大弟住厂之外，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他那一点微薄的薪水。他不敢交女友，连看电影也不肯去，总记着每逢发工资的时候老母提着米袋候在门口，而且老是抱怨青菜又涨了两分钱，省下两张电影票，可以使老母少怨二十天。

汪百龄自小便记住他爸爸的话，人穷一点不要紧，但要穷得有志气，有志气的人也不是要去出人头地，克己为人、负责任是主要之点。汪百龄努力克己为人，努力工作不敢一进学校便去搞对象什么的，他这样做也不觉得痛苦，反而觉得高尚，高尚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，足以抑制和拖延那求偶的欲念。同时，他也不怕将来会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。远的不说，他那小学的教师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的。全校五十三个教工当中，包括校长老头在内，总共只有十八个男的，号称十八罗汉，其中十七个罗汉已修成正果，六根未尽的只有他一个，未婚的青年女的教师倒有不少，一朵朵的睡莲都在水上飘着哩……

忽忽过了六，七年。汪百龄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巷子里都颇有点名气，特别是巷子里的人，对他更是感激，因为当他们无法对付那些“小皇帝”的时候会亮出黄牌

“快点吃饭，不肯吃饭的孩子汪老师不欢喜。”

这话还真有点灵验。汪百龄的心里踏实了，觉得自己对孩子们还是负责任的。这期间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老母再也不等他的工资买米了，他那微薄的薪水已经降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。大弟的工厂生意兴隆，工资虽然不高，那奖金却是谁也弄不清楚的，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什么钱你不必问，签个名便把信封灌进衣袋，原封不动地交到老母亲的手里。

汪师母拿得手都发抖了，七七八八就有一千几。小弟更玄乎了，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，先去做临时工，说是半工半读，准备再拼搏一回，适逢市场开放，他连临时工也不做了，索性去摆摊头，卖西装和牛仔裤什么的，两年之间赚了七，八万，如今开起一家百货店，他一天的纯收入要抵汪百龄做一年。小弟的钱不交给妈妈，他积累资金想当企业家哩，可是只要老母说一声要钱用，他便立即从衬衫口袋里拉出一叠钞票，甩在桌子上沉甸甸的。

汪百龄松口气了，觉得他为老母，为弟弟都已经问心无愧，眼下不必抑制和拖延了。可是晚啦，那一朵朵的睡莲都已生根开花，而且在生根开花之前谁也没有端详一下这位眉清目秀的小罗汉。内中也有新来的人还在飘浮，汪百龄也变着法儿试探过，得到的反应却是自己当小学教师也是没有办法，谁还愿意再找个当小学教师的。汪百龄听了很生气，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有点自暴自弃。小学教师不过穷点罢了，但要穷得有志气。罢了，晚上读读神话故事和《聊斋志异》，那里面的仙女和狐妖都是爱上穷书生的。

汪师母为大儿子的婚事早就心事重重了，现在连两个弟弟也着了急。大弟已经和同厂的女工登了记，分了一套房子在四楼，正忙着糊墙纸，贴地板哩。小弟反正不着急，钱是一块磁铁，吸得几个小姑娘粘着他，只是还没有个理想的。他的理想很特别，要选一个既能当经理太太又能当瘪三的人。如果经营得发，政策不变，经理太太要雍容华贵，善于交际，还能出席个签

字仪式，开工典礼，摔摔香槟酒瓶儿什么的；万一政策变化或是老本蚀光，他自己还得去当临时工，那老婆也得能当保姆或是捡捡垃圾。大弟和小弟都知道大哥的婚事是被他们耽误了的，所以不停地催促老母“妈，你催催他嘛，要钱我们出钱，要力我们出力。”

汪师母知道催也没用，只能为儿子抱不平，不服气“这世道怎么啦，当个小学教师又怎的。当初我嫁给你爸爸的时候，巷子里的姑娘都眼热，说是嫁了个知书识礼的先生，一过门儿人家便叫我师母，从来没有喊过什么嫂嫂或他屋里的。”

小弟听了直摇头“妈，你那一本账是哪百年的事体，依我看嘛，大哥主要是缺少一点吸引力，这不是说大哥的相貌不好，而是怪他那一套常年不变的蓝卡叽。我是做服装生意，懂得服装的魅力，时新的服装能使女人美貌，男人神气，人堆里容易引起人的注意。注意了就有可能接近，接近了就有可能了解，了解到大哥的为人之后还有哪位姑娘不愿意的？”

小弟掀掀自己的上装，“你看我为什么能引人注意，我又没有把钞票贴在脸上，一件西德的羊皮甲克，一辆日本的雅马哈，叭叭地从街上开过去，引得人们行注目礼。当然，大哥的身份和我不同，穿羊皮甲克太野了一点，容易引起家长们的不信任。大哥，弄套西装穿穿吧，你这一身行头太老派，姑娘们一看就觉得你和她们相距二十年。”

汪百龄倒也同意了，善于克己的人也善于检讨自己，他不象妈妈那样的怨天尤人，老人们总喜欢说世风日下，说了上千年这世界还是进步的。婚事无着也得反躬自问，自身是否也有某种缺点？小弟的话也有道理，你不去吸引人，难道人家就非得吸引你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！平时他也听到女教师们议论，说他有点清高。汪百龄自问，高是绝对没有的，他没有对任何人瞧不起，清倒是实质，他没有钱，也没有想到要把自己这清贫的形象加以光大，现在已经不是穷光荣的时候。

汪百龄踌躇了半晌“弄一套差不多的西装花多少钱？”他心里有个谱，这两年聚积了二百多块，是准备购买大百科全书的。大弟就事论事了“别花钱啦，前年厂里发过一套西装，我穿嫌长，给你。”大弟懂得修旧利废。

小弟嘘了一声“你那是什么西装，当工作服穿穿还可以。大哥，只要你肯穿，别说是西装，就是天装我也能替你弄到手。说定啦，别反悔，等我一刻钟，包你形象大变！”小弟奔出大门，把那雅马哈一蹬，叭叭地溜烟，不到一刻钟便拎来三个塑料口袋，一套深蓝色的西装，一件浅黄色高领毛衣，三件雪白的衬衫，外加一双牛津底的轻便皮鞋，从头到脚，都是从他那片百货店里拿来的。“穿上，快穿上给妈看看，看我的话有没有道理。”

汪百龄把行头一换，果然形象大变，挺拔、精神，走动起来还有点绅士的派头。

小弟得意了“怎么样，这套西装给你平时穿穿，深色的稳重，显眼但又不刺眼。

等你有了女朋友，要参加个什么舞会宴会的时候，我再给你一套浅色尖领的，再配上一条红色的领带，没说的！大哥，花多少钱你就别管了，当年你为我花一千。”

汪师母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这三兄弟真是亲骨肉，谁也没有亏待谁。小弟虽然发了财，却也没有忘恩负义。

从此以后汪百龄便穿起西装来了，穿了许多却也没有产生多少效益，只有开始的时候有个别的女教师叫那么一声，“唷，老夫子也摩登了！”如此而已。大家都觉得他穿西装挺合适，很正常。合适而正常的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可注意的。不错，走在路上也常被姑娘们装着不大注意的样子瞥一眼，但目光一闪匆匆而过，也不知道她们是姓张还是姓李。

大弟忍不住了，他觉得小弟做事有点华而不实，光靠穿西装有什么用，穿西装并不标志着找对象，得介绍几个姑娘和大哥认识认识，交际交际，这才是实打实的。不过，此种实事儿他也落实不了，只好去和自己的对象小芳商量，要她替大哥相看一个合适的。

小芳是个快活人，无忧无虑，嘻嘻哈哈，专干一些自己快活也叫人快活的事体，特别热衷于帮人介绍对象，贴钱费力还受气，还是干得有滋有味。她自称成功率要比婚姻介绍所高五十倍，婚姻介绍所都快关门了，她这里还经常受委托，看，这不是又来了生意！

“大哥要找对象？没问题。他一表人才，又有文化，很有吸引力，你看他穿一套西装走几步路多有风度，比你神气！”

大弟憨笑了：“这西装还是有些作用的，不过我的要求低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的要求低？我是贱骨头！告诉你，趁现在还没有办喜酒，离婚还来得及。”

“嗨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人舌头粗，说话和用意总是配合得不太密切。”大弟是个钳工，常把机械上的术语用到生活里。

小芳格格地笑了。“啥个东西，我就是看中了你这笨劲儿才嫁给你。注意，回去和大哥说清楚，舌头和意思要配合得密切点，叫他先对准焦距，按快门可不必着急，我可以抓一把谷子给他挑挑，他要放在手掌心里吹口气，挑个饱的、挑个好嫂子，大家快快活活地过日子。”

从此以后，汪百龄便昏昏糊糊地忙碌起来了，紧张，激动，又那么惶惶然。这玩艺儿比上课还费劲，上课是对着天真的孩子。“同学们坐好，把书翻到第九页。”面对着一个个陌生的、带着异性神秘感的姑娘，你知道该翻到第几页？

小芳介绍的姑娘，都是她同厂的女工。眼下的女工也不简单，她们大多是从大学的台阶上滑下来的，择偶也用新名词，叫作交际。这两个字文明、现代，而且有一种不确切和更广泛的含意。“相亲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，“找对象”又太实、太露，含蓄不够。“谈对象”和“搞卫生”一样，从文法上来讲是不通的。

交际的第一步是看电影，这是个老花样，汪百龄是知道的，以前他主要是舍不得两毛五，现在涨到了五毛钱。不过，这老花样也有了新发展，看第一场电影的时候不是男女双方加介绍人，除掉小芳之外那姑娘还邀来五、六个女友，大家说说笑笑，一一介绍，确实有那么一点交际的味道，名片倒也是用得着的。

汪百龄觉得此种方式倒也自在，用不着没话找话说，不会出现什么尴尬的局面。看得中和看不中都无所谓，多认识几个朋友都会令人高兴的。更何况那被介绍的姑娘十分大方，经小芳介绍以后便主动伸出手。“噢，你就是汪老师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多么自然、得体。那些陪同的女友也主动和汪百龄谈话，没有人挤眉弄眼或是推推拉拉的。

这使汪百龄也感到有点现代气息了，敢于大大方方地端详那位姑娘。

奇怪得很，现在的姑娘好像都很美，服装、发式、化妆术，会使得高矮肥瘦、肤色深浅都各得其所，各有特点，明显的短处都掩盖了，不明显的长处却得到了大大的发挥。对于那位姑娘的外貌，汪百龄确实提不出任何意见。那位姑娘也在打量着汪百龄，四目相遇时她也不回避，而是微微地一笑，微微地点头，好象对汪百龄也很满意。

汪百龄心旷神怡，看完电影之后好象意犹未尽似的，那姑娘也有同感，一出电影院便在人群中举起手“朋友们跟我来，到隔壁冷餐店里去喝杯咖啡。”

小芳向汪百龄笑笑，有点儿意思了，这交际的第二步便是喝咖啡，男女双方进一步交谈，观察对方待人接物的表现。小芳拍拍自己的口袋，意思是问汪百龄有没有带钱，这点儿钱她当然也可以抢着付，那样做就使得汪百龄失去了一个表现的机会。

汪百龄也不傻，当然懂得小芳的用意，便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口袋，那意思是说有，而且足够。

没想到那位姑娘却来个先发制人，一进冷餐馆便把一叠钞票放在账台上“拿着，多退少补。”

账台上的人笑了“小姐，您请坐，用完以后开账单，再请您破费。”这里是一家高级冷餐馆，服务员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，待客彬彬有礼。

那姑娘抬了一下头“你当我不知道，我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抢在我的前面。”说着便对汪百龄看了一眼，笑笑，笑得很甜美。

跟着便有一个穿紫红丝绒旗袍的女服务员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块木板，向众人欠欠身，扬起手“欢迎诸位，请到那边坐。”说完便抱着木板，挺起胸脯，扭动腰肢，走在前面。七、八个人跟着她鱼贯而行，很象开运动会入场式似的。

七八个人在一张大餐桌上坐下，那服务员托着木板拿着笔，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“诸位想要点什么？”陪同的姑娘们发话了“咖啡。”

那位被介绍的姑娘转头吩咐“好，每人一杯咖啡。”回头又向汪百龄，“你要不要来点啤酒？”“不不，咖啡，我不喝酒。”

“不喝酒就喝可乐，小姐，每人一罐可乐，噢，对了，那水果冰激凌还有没有，上面浇巧克力的。”

“有有”

“好，每人一杯。”

服务员在木板的白纸上笃笃地写着，写完了抬起头“还要点什么吧？”

“你看着办吧，来点蛋糕和小点心，看电影看得肚子都饿了，填填饥。”姑娘轻松熟练地作了一连串的吩咐。便坐下来和汪百龄聊天，“这地方还可以吧，服务态度好，花钱买个不受气。”

汪百龄也有同感，这地方和他偶尔光顾的那家面饭馆不能比，那里又脏又挤，桌子上油光光，地下有肉骨头，排队买票自己找位置找筷子，还得对服务员巴结点，否则就没人理。“很好，这里环境好，气氛好……”还有一好汪百龄感觉到了说不出，那就是有一位热情大方的姑娘坐在身边，四周环绕着花儿似的笑脸。

“你大概不常到这个地方来吧？”

汪百龄灵机一动“是的，这和认识你一样，是第一回。”

陪同的姑娘们笑起来了，觉得汪百龄回答得机智风趣，还带有双关的含义，都挑起画眉看着他，表示敬佩。

小芳放心了，用不着担心大哥不会交际，只要想谈恋爱，连老实巴交的人也会变得俏皮，不过是有的高雅些，有的笨拙点。

那位姑娘也对汪百龄产生了敬意。“是呀，当教师是很辛苦的，白天要上课，晚上还得改作业。现在的小学生都是独生子女，难教呐！”

这下子可对上榫头了，谈到了如何教育独生子女，汪百龄是可以滔滔不绝的。但是他并不包场，随时倾听别人的发言，让别人谈她的侄儿侄女，谈她邻家的小妹，什么可爱，聪明，调皮，娇气，花钱，等等不一。

汪百龄随时插话，发表高见，并且总结出目前家庭教育的两大缺点，要么是没命地疼爱，要么是不停地打击，通常是交叉地使用两手，不懂得尊重孩子，培养孩子的自尊自爱和对事物的注意力。汪百龄人很老实，讲课却是生动活泼，随手拈来许多如何教育顽皮孩子的生动事例，讲得连几个服务员站在边上也不肯走，如果不是有店规约束的话，她们也会参加发言。

讲到咖啡喝光，可乐倒尽的时候，那位被介绍的姑娘深深地噓了口气。“听你这么讲来，我真想喊教师万岁，不过，我们都还年轻，也不能太亏待自己，要拼命地工作，尽情地玩，调剂调剂。对了，你喜欢旅游吗？参加一日游，背只照相机，拍拍彩色照片。我最喜欢拍照了，有十本相册，什么时候可以给你看看，不保密。”

汪百龄踌躇了一下，小芳抢着答话。“汪老师最欢喜旅游了，什么时候有空，一起旅游去。”

小芳斜了汪百龄一眼，怎么搞的，事情到了节骨眼儿上你怎么反应迟钝呢！这是交际的第三步，相约旅游是深入发展的标志，成功率是很大的，因为在湖光山色之间人人心情都很美好，特别渴望爱情与友谊。

这时候服务员把账单交给了那位姑娘。“小姐，您预付了八十块，这里找您六块钱，谢谢。”

汪百龄回家以后，一夜没有睡好，上半夜尽想些美妙的事儿，品呷那留下的甜味。这姑娘热情，大方，谈吐不俗，相貌很美，特别可贵的是她对小学教师很尊重，简直要喊万岁。尊重和理解是爱情的基础，美貌是一种添加剂，和她生活在一起会美妙和谐，有声有色的。这些年也实在太亏待自己了，目前家庭经济好转了，也应该享受一点，不能让那些高级餐馆都是为外国人开的。汪百龄想入非非了，电影院，咖啡店，湖光山色，照相机，拥抱接吻的镜头。等他把各种美妙都想完以后，忽然感到事情有点不对，八张电影票是四块，一顿咖啡是七十四块钱，不能总是让她请客吧，自己掏出一个月的工资还得倒挂点。旅游好是好，最近的一日游是到无锡，两个人来回票是三十块，吃饭和买点肉骨头不包括在内，还有那要命的彩色照片呐，一卷柯达彩卷十三块。冲费两元钱，扩印一张是六毛，六六三十六，三六一十八。汪百龄不敢相加了，一日游那么一次，剩下的时间就得饿肚皮。拼命地工作他可以做到，尽情地玩儿他可玩不起。汪百龄不愿使自己的幻想破灭，便努力削减那旅游的次数，一个季度一次，不，再改为春秋两季，可也不能老是在去无锡啊，接下来便得上黄山，上杭州，当天不能回来，那高昂的旅馆费可不是报销的！

汪百龄越想越不对劲儿了，觉得那姑娘也有缺点，要杯咖啡就算啦，还要什么可乐，点心和冰激凌呢，这是一种讲排场，爱虚荣的表现；八十块

钱向帐台上一拍，是怜悯，是施舍，还是瞧不起我的经济地位！那姑娘倒了霉。

天亮了以后仿佛做了一场梦，从太虚幻境回到了现实里，不禁叹息了一声“那姑娘是好啊，可我陪她不起。”终于平心静气。

小芳得到了回音之后，倒也无所谓“是呀，那人大手大脚，乱花钱……等等，我这里还有一个，挺艺术的，这人不上咖啡馆，也不喜欢拍照片，她爱好音乐，为人也很清高，瞧不起有钱的，只是年龄大了些，没有关系，比大哥也大不了几岁，我来约她，下星期见见面。”

汪百龄又披挂上阵了。这一次见面有点高雅，没有世俗的繁文入节，连介绍人也不陪同，两个人相约去看国画展览会。他跟着那位姑娘在展厅里转来转去，不是看画，而是听画，听着那位姑娘作自我描绘

“你知道吧，我可不欣赏那些爱打扮，装阔气，穿什么时装，那些时装别说是在法国了，就连香港也是放在地摊上卖的。说他们是有钱吧，实在也少得可怜，万元户也有什么了不起，一万块还买不上一架三角钢琴呢！最可笑的是动不动就喝咖啡，算是时髦，高级，高级个什么呀，你没看见那咖啡馆里都是什么人嘛，不是个体户便是打短工的，乌烟瘴气。人家说我清高，清高就清高呗，只要自我欣赏，管他别人怎么说呢……哎哎，这幅画儿真俗气，大红大绿的，怎么搞的，现在的国画家都缺乏想象力，墨守成规，你看过毕加索的画儿吗，那才叫艺术哩……我对画儿也不懂，看着玩儿，让眼睛休息休息……我最喜爱的是音乐，美妙无比，没有线条和色彩的限制，你愿意想到哪里便想到哪里。对生活嘛，没有什么要求，那些时装和系列化妆品赚不到我的钱。我只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，下班以后关起门来，听听贝多芬，莫扎特，当然要听进口的原装带，音响设备要好一点，那才叫享受呐！音乐使人高尚，使人愉快，激动起来便去打开钢琴盖，弹点儿圆舞曲什么的。当然，也需要有一位能够欣赏的听者站在旁边。”

那姑娘向汪百龄看了一眼，这最后的一句话才算切入正题。

汪百龄边听边想，浑身冷飕飕的。这可能是因为这姑娘的冷漠与清高，更主要的是觉得此种清高不凡的价钱太贵，属于“超现实主义”。说起来什么都不要，样样都看不起，可是一架钢琴要上万，高档组合音响也得三，四千，原装进口的贝多芬两百多元一套，他在新华书店见过的。有了钢琴还得有套大房子，还得搬出小巷子，要不然叮叮咚咚吵得左邻右舍不能睡，谁知道她怎么个激动法，很可能疯疯傻傻地弹到天亮，还得叫自己站在旁边陪她一夜。谁烧饭？谁扫地？第二天还得上课哩！高贵的姑娘啊，拜拜……再见。

汪百龄后悔了，觉得还是第一次介绍的那位姑娘好，和那位姑娘在一起可以浑身发热，后来所以冷下来，主要是怕她会花钱。该死，这种现象他在学校里的女教师身上也见过，结婚之前大手大脚，结婚之后，生了孩子，就变得十分节俭。结婚之前也欢喜拍各种姿态的照片，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美，结婚之后也就不那么起劲了，美不美反正是有主儿的。旅游也不那么方便了，还得抱着孩子呢。冷餐馆里也可能去几次，那是带孩子去喝汽水，老夫老妻用不着装阔气，花不了几个钱，何况等到孩子能坐上桌子喝汽水的时候，他的工资也会加一点。汪百龄连忙再找大弟，如此这般，要他向小芳传话，他希望和第一次介绍的那位姑娘再见见面。

小芳很快回话“不行啦，那姑娘不干了，她说大哥太清高。”

汪百龄哭笑不得，自己刚被一个清高的吓破了胆，怎么会又使别人感

到自己清高呢？这清高到底是什么含义？息息吧，还是看看‘聊斋志异’。

大弟，小弟和小芳暗中商量了，觉得这事儿也不能怪大哥太清高，主要是大哥有点自卑，觉得后方空虚，实力不够。买钢琴当然是特殊要求，一般地讲，彩电，冰箱，洗衣机还是必要的，组合音响太贵了，可以买一只分箱式的收录机。房子也很要紧，靠大哥分房子不知要等哪一年，不如把现有的房子翻修，装天花板，铺水泥地，那小天井也得修整修整，摆几盆花草之类。这不仅可以增加大哥谈判的实力，也可让苦了一辈子的老母适意适意。

小弟发号施令了，他财大气粗，想到哪里干到哪里。“二哥，修房的事请你负责，花费算我的，各种装备我来买，我有几个朋友是经营家用电器的。”

“没问题，装修房子我有经验，木工，瓦工，电工，管子工都是我的小弟。”

“小芳，你也得动动脑筋，找一个家庭经济不那么富裕的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她家里什么也没有，见到这些也就很满意，要不然的话，她会要三角钢琴呐，吃饱了撑的，她到底会不会弹钢琴还是个问题，把个老实人吓得昏昏的。”小芳想了想说：“行，我那里也有困难户，家里至今还没有黑白电视机。等你们布置好，我领她到家里来见面，开现场会。”

汪百龄觉得无聊，这是什么恋爱呀，简直是物质引诱，骗人上钩！

小弟把手一甩：“不关你的事，我们是为妈修房子，买东西，因为你和妈住在一起，所以也有一半是为你。”

汪师母也承认：“是呀，妈也要享几天福哩。”

汪百龄无法干预了，只好让大弟伙了一帮人撬方砖，凿墙壁，拉来大量的黄沙石子白石灰，把个小天井堆得满满的。他们都是利用假日拼命地干，而且干时一丝不苟，完工，弄得满屋象个巨大的垃圾堆。

等到工程结束，东西买齐，走进去一看，真是满屋生辉。抬头看，黑呼呼的屋梁和椽子不见了，白色凹凸的钙塑天花板，枝形的吊灯亮晶晶的；低头看，破碎方砖不见了，淡黄色的白水泥上划了格子，象拼木地板似的。双门冰箱放在厨房里，双缸洗衣机放在天井里，彩电和音响放在房间里；房间里有两张弹簧床，一套组合柜，连被子都是新的，眼下流行的结婚装备应有尽有，而且是中间偏上的。

汪百龄看看很舒畅，住住很适意，用用倒也很方便。他虽然安贫乐道，但也不是禁欲主义，吃不到葡萄他认了，但决不认为那葡萄是酸的，环境优美能使人心情舒畅，何必硬要使他的心上人受压抑，受熬煎。

小芳跑来巡视了一番，也觉得是够水平的，只是那天井里还推着用剩的黄沙石灰和建筑垃圾，不优美。“快把那些垃圾搬掉，明天就开现场会。”

大弟已经筋疲力尽，眼睛就熬得红红的，小弟出的钱，他出的是力，搬家具和运冰箱就不算了，那水泥地上一道道的格子线，都是他跪在地上划出来的。“好吧，我今天晚上再努力。”

在城市里出运建筑垃圾可不太容易，如果不是偷倒的话，得跑出去五，六里。大弟一车一车地拉，拉到后来上眼皮儿没命向下坠，板车的栏板没关好，把黄沙和石灰洒在巷子里，亏得巷子里的人尊重汪百龄，才没有作违反公约的罚款处理。各家拿出扫帚把巷子扫得干干净净，小学生们还搬出洗脸水，洗掉那石灰的斑渍，使得那紫红色的六角水泥砖红艳艳的。

小芳又领着一位姑娘来了，仿佛是踩着红色的地毯走过来的，很神气。

姑娘在门口停了一下，没有看门牌号码，却看看那辆架在门外的雅马哈。这姑娘百事通晓，书本以外的知识面是很广的。她知道，门前停着轿车的人有地位，家里可能有不少香烟，老酒，土特产，手头却是很拮据的；雅马哈就有点野了，那是另有财源的。

小芳喊了一声“来啦！”汪百龄一家四口都迎到大门口，象接新娘子似的？

这姑娘倒也有点象新娘子，穿一件三年前流行的麦尔登短外套，里面的绸棉袄，亮闪闪的，如果头上再插一朵红绒花，门口的炮竹响连天，那就是两三年前巷子里小打小闹的结婚场面。不过，这姑娘决无老式新娘子的羞涩或庄严，倒象是被邀请参观新居的，她似乎用不着小芳的介绍，就能对汪家的一目了然。那位是老太太，当然是不用说的，这样的老太太在她住的大院儿里也有，一辈子为别人而生活，过日子很精明，办大事却没有主意。那位肯定就是小芳的丈夫了，同在一厂里，平时虽然不认识，那套西装却是厂里发的。没有错，大弟为了替大哥争光，把那件厂里发的西装套在棉马甲的外面。那年纪较大的就是小学教师了，小芳事先介绍过，说是有风度，有学问，人也是挺老实的，没有错，象个老师，现在又不上课，为什么站在那里不肯坐？那穿皮甲克的老三倒很灵活，跑来跑去，又倒茶，又拿糖果，雅马哈就是他的吧，但也很难说，小学教师虽然买不起雅马哈，却保不定有个姑妈在香港做生意，一辆雅马哈给了老大，一件皮甲克给了老弟。

有经验的姑娘到人家作客，总是先和老太太聊天，可以由浅入深，也是尊敬长辈。

挑着生活担子的人和老太太聊天很容易，只消从买菜谈起，先埋怨一阵各种小菜如何贵，再谈一些怪事体 豌豆苗，金花菜，马兰头，过去都是不值钱的草，现在每斤要卖四，五角钱；头刀韭菜卖九角，而且是暖房里出来的，颜色淡，少香味；洋鸡千万不能买，吃在嘴里象木屑，不鲜……。

汪师母和这姑娘谈得很投机，好，这才是当家过日子的，不会洋里洋气地去弹钢琴，喝咖啡，那咖啡有什么好喝，苦的；钢琴还不如二胡呐，乱的。

喝咖啡，那咖啡有什么好喝，苦的；钢琴还不如二胡呐，乱的。

这姑娘和汪师母聊了一阵子，便很自然地岔到汪百龄那边去“你大概不管这些事情吧，男人都不管柴米油盐。”

“不不，男人也有管的，我是无能，除掉教书之外什么也不会。”

“别谦虚了，看你把这房子装修得象宾馆似的。”姑娘四下里打量，颇为满意。

汪百龄赶紧声明“都是大弟，小弟干的。”他得说清楚，不能引诱欺骗。

大弟也是说实话“我是出死力。”

小弟急于要显示大哥的实力“怎么样，参观参观吧，提提意见。”那口气活象他站在柜台里面做生意。

姑娘应邀起身，把厨房，卧室都看了一遍，拉开电冰箱，掀掀电视机，样样都满意，“是啊，电冰箱还是买国产名牌的好，耗电量小，只是外观差一些，内在的质量和进口的没有什么区别。对呀，电视机有十八英寸就够了，可一定得买彩色的，有人说先买一只黑白的用用，那是打错主意，钱不够宁可不买，一步路何必分两步走呢……”

汪百龄对家用电器虽然缺乏研究，可对这些见解却很耳熟，买不起冰箱，彩电的小学教师也常常是这样议论的。小弟听得洋洋得意，这笔生意有点把握了，对着汪百龄？

“看见啦，挺满意呐！”

姑娘也对着汪百龄笑笑 “不容易啊，这要奋斗好几年！”

汪百龄慌忙分辩 “不不，钱都是小弟出的，我是什么也买不起。”那口气倒象是犯了错误的孩子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去。

姑娘的反应灵敏，脑子里一个忽闪 皮夹克，雅马哈，人灵活，准是个体户，比什么香港的姑妈都舍得花钱。“噢……你做生意？”

“小弄弄，开爿百货店。”

“夫妻老婆店？”

“夫没有妻，我唱独脚戏。”

“店开在哪？”

“城外头的大桥头。”“嗨，那可是好市口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这两年赚得不少吧。”

“不多，几个草字头。”

姑娘说话的节奏加快了 “真是，两年前我就想去摆个摊头，可我妈和我爸坚决不同意，说我和待业青年不同，担不起这个风险，万一政策变化，就会驼子跌跟头，两个不着实。晦气，白白地错过了大好机会，那些摆茶摊的姑娘如今都当了经理。做工当然太平了，铁饭碗砸不碎，砸不碎也是一块铁，值不了几个钱……”

汪百龄坐在那里走了神，想不出话，插不上嘴，稀里糊涂地觉得这个姑娘是小弟的客人，和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。

姑娘也没有注意，尽和小弟谈些皮鞋，羊毛衫和新式的女大衣。

小弟倒注意了，觉得大哥的精神分散，不那么热烈，很可能是因为这位姑娘缺少了一点吸引力。难怪，以前的两位姑娘一个爱交际，一个爱艺术，都是有些风度的。这位姑娘的风度差一些，主要是因为她那服装的款式老了一点，大哥本来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嘛，西装一穿就变得风度翩翩，这事儿太好办了，二十分钟之内就能使情况改变！

小弟顺着后来的话题往下说 “哎呀，现在的女式大衣花样真多，羊毛衫也好，蝙蝠式的，你怎么不买点穿穿呢？”小弟盯着姑娘看，好象要为顾客出主意，穿什么款式和颜色更相宜。

姑娘把身子一偏，有点自惭形秽 “别提啦，我早就想买件大衣了，看来看去都是些看不上眼的。”

“嗨，这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带你到我的店里去看看，让你挑一件。”

“你那里有新式的吗？”

“什么话，我就是靠新式吃饭的！怎么样，跟我走一趟，二十分钟之内打来回。”小弟又要变戏法了，要显示他那服装的魅力。

姑娘应声而起，又有点难为情似的，回头问小芳 “你看哩？”

小芳笑笑，没有表示意见，暗中责怪小弟太积极，大哥还没有把焦距对准呢，你怎么帮着别人把快门掀下去！

汪师母倒很高兴，觉得小弟很会做人，“去吧，去吧，去挑件好的。”老人老想法，姑娘上门总得给点见面礼。

汪百龄也很高兴，笑着站起身，还送了姑娘几步呢。

小弟把雅马哈一蹬，拍拍后座，“别害怕，坐得正点。”

姑娘向上一跨，动作也很熟练。雅马哈发出响音，在“红色的地毯”上缓缓地驶到巷子口，出了巷子便加大油门，车子开得飞飞。

小弟左顾右盼，春风得意，觉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象他这样好弟弟，知恩图报，竭尽全力……对了，现在要探探姑娘的口气，以免白送一件呢大衣 “你觉得怎么样，我大哥人不错吧？”

姑娘轻快地笑了 “你大哥人很好，只是太清高，比较起来还是我们志趣相投，有共同的语言……”

“什么？！”小弟大吃一惊，猛地回头，呼隆隆一阵响，雅马哈闯进了水果店。

(全文完)

